

The Founder of the New Field of Chinese Bird-and-Flower Painting: On the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of Li Kuchan

中国花鸟画新境界的开启者 ——论李苦禅在当代的启示

山东省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、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 | 张荣东

DOI:10.13864/j.cnki.cn11-1311/j.005767

中图分类号: J05 文献标识码: A

李苦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绘画艺术中为人瞩目的名师大家,有“南潘北李”之誉。李苦禅本身具有外向的一面,其扎实的武学修养塑造了他霸气雄强的艺术气象。李苦禅在齐白石的基础上,找到了一条与他性情相吻合的道路,用富有时代气息的扛鼎之力,将花鸟画的雄强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从李苦禅身上,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中国绘画的新传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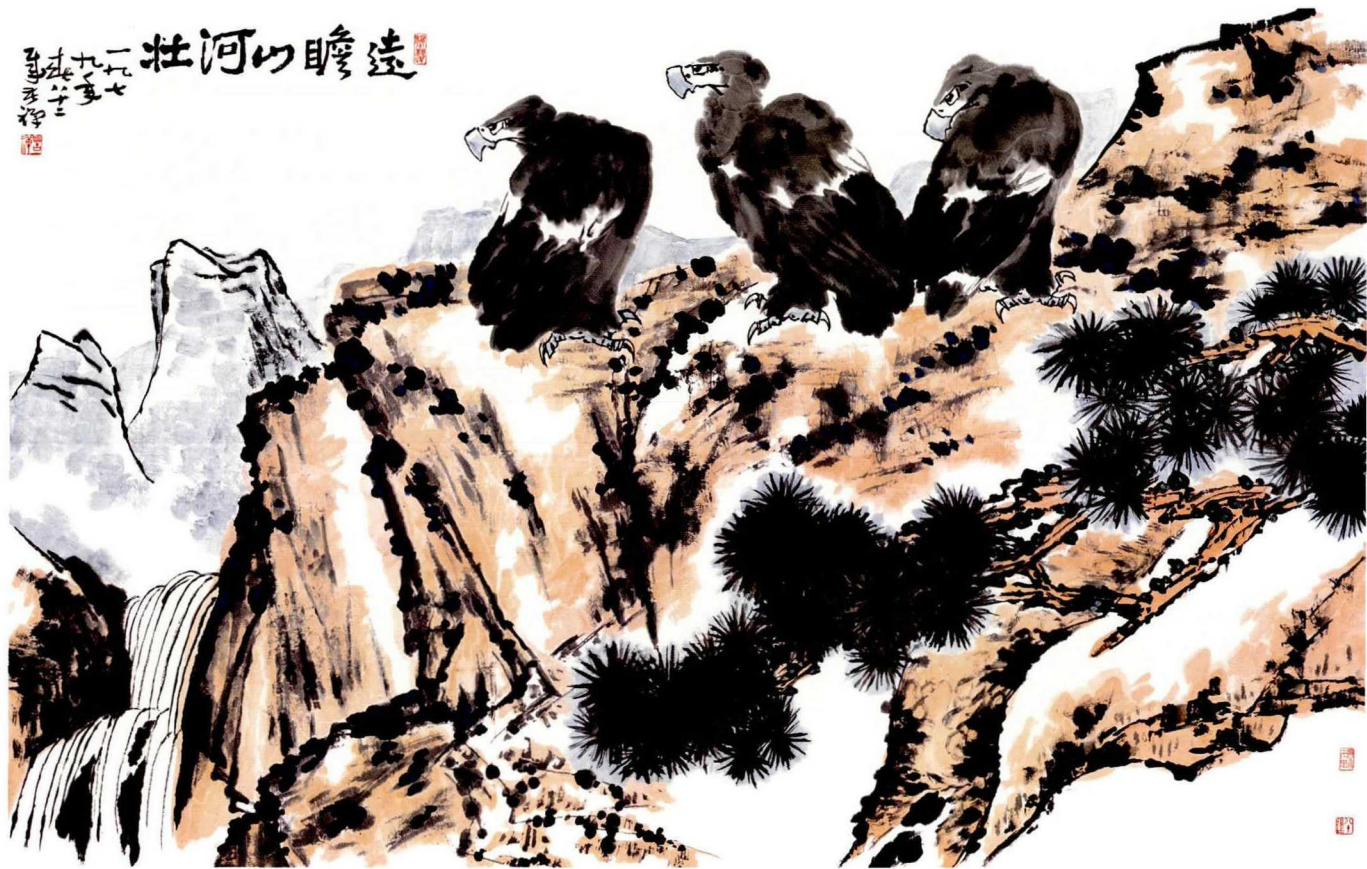
李苦禅因为习武所养成的胆气,与其身上所彰显出的与时为新的革新者角色相辅相成。从绘画的表现语言上来看,李苦禅理应受到传统山水画的影响。中国绘画所谓的传统精神是文人在书房里赏玩之余事,一个小手卷,一个开三的小品慢慢把玩,是人生的一种消遣、人生之余事。而像李苦禅这样能够把花鸟画画到这么大的尺幅,在群众集会中成为时代的视觉画卷则并不多见。李苦禅用一个巨幅的状态去体验、表达这个时代,这显然和其习武所练就的一身胆气密切相关。同时,李苦禅饱受传统滋养,并深受京剧的启发。在京剧里面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有很多丰富的表达,像花旦、小旦、青衣其实都是非常精微、非常意味的存在。但李苦禅只爱铜锤花脸,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男子气的雄强。习武之人将绘画的表现空间打开,将花鸟画引入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。

看李苦禅的书法,就知其为人豪爽与齐鲁文化中厚重、博大的传统也是一致的。齐鲁大地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,北方的雄浑、江南的温婉兼而有之。但齐鲁大地在画坛上消沉了非常多年。在李苦禅之前,山东的花鸟画往前追溯,更多的是高凤翰这般小文人、小情趣画风。李苦禅能够到江南求学,深受林风眠的影响,又北上问学齐白石。那时候齐白石的名气不大,在北京还是一个不被特别关注的画家,但是李苦禅能从齐白石身上发现一种可贵的生机。齐白石从民间趣味出发,以非文人的状态,将自己修养成为一个丰沛的、内气充盈的大师,这是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。李苦禅自觉地纳入这条道路。他不是出身世家,而是出身穷苦,他找到了一个点让自己去生发、绵延,而在其生养于此的土地上慷慨激

昂的齐鲁文化精神尚有待发掘。齐鲁大地屡被占领,在清朝以前永远是战乱的主战场。中国文人内心的基因一直沉睡,李苦禅把它发掘了出来。《史记》所记录的那个时代的齐鲁大地和当代人的区别是非常大的。那个时代永远是一个重义忘利的时代,重义忘利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是非常之难的,人的生命完全服从于这样的理想。李苦禅用绘画实现了这样的哲学,重新追溯他的根脉,因此,他的绘画就一定不是局部的、小气的、矫饰雕琢的,而是一个慷慨、直抵本质的状态。

李苦禅能够把时代的传统发扬光大,还在于他对绘画的敬畏感。他不仅仅把绘画作为工具,还让绘画成为他的精神主体。中国艺术的诗性传统从民间生活中来,在齐白石之前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已经丢掉了,一种文人雅趣、腐朽的生活消解了太多文人本该具有的气质和力量,但是李苦禅能够主动地去寻找这么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,这在近代齐鲁画家中是非常鲜见的。李苦禅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尺幅和大的容量、大的包容上,实际上他还有一块自觉拥抱时代的情怀。他对时事非常关切,具有忧患感。其巨大的尺幅背后支撑的是相信时代的力量,是对一个时代的热爱。一幅大的作品在里面能够留下耐人咀嚼的东西,这就是一个小画家和大画家的区别。花鸟画是小情趣,易于让一个画家陷入局部的情趣,一种温婉的情怀,很难有大的格局。李苦禅则彻底改变了中国花鸟画作为文之余事的状态,也成为时代的呐喊、发声的重要途径,这在近现代中国画家家里也是不多见的。同时,他对时代不逃避、不回避,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勇立时代潮头的,他用自己的状态主动和这个时代最具潮流的部分呼应。我们能看到,李苦禅对笔下的老鹰有大幅度的改造,鹰这种动物在其笔下就变成时代的化身,这不是那些囿于局部情志的画家所能做到的。李苦禅回归传统,其实也是回归大道,回归那个时代最真挚的部分,像这样的画家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十分稀缺的。

当然李苦禅的构图、题材还是略显单一,不如齐白石



李苦禅《远瞻山河壮》中国画 190cm×305cm 1979年

那样能进入万物之生趣，打破万物之藩篱，但他能够主动地把自己的天分激发出来。李苦禅的创作，笔墨淋漓，有烟云奔腾之势，厚德载物，刚柔相济，有丰富厚重的内涵和深远的艺术意境。他的创作从来不为物之表象所拘，而是以自己强大的精神力量赋予事物深刻的内涵。意境的深远首先来自其文化意蕴，李苦禅非常注重画家的全面修养，他既有与传统国学的血脉联系，又充分领略时代的文化内涵，其创造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融合、生发。其次画家那种朴素纯真的人文情怀又注定了画家的创作远离矫饰，而是有情而作，胸臆自现，充满画外的神思妙想，画有尽而意无穷，启人心智。同时，画家又以旺盛的创造力为作品带来了鲜明的时代感，借古开今，余味悠长，令人玩味无尽。李苦禅曾经提出，画家要创造自己的宇宙，用艺术的目光重新审视、编织自然，营造真、美、善的艺术空间。这个空间无比广大，画家的每一幅画，都是这个理想空间的自然流露。苦禅老人一生都在建构着这个理想的艺术世界，这种宏大的建构为其带来了深厚的底蕴，所以即使是尺幅小品，也情思充盈，绝无轻浮之笔。

李苦禅曾这样宣扬：“中国文明最高者，尚不在画。画之上有书法，书法之上有诗词，诗词之上有音乐，音乐之上有中国先圣的哲理，那是老庄、禅、《易》、儒。故倘欲画高，当有以上四重之修养才能高。了无中国文明自尊心者

与此无缘，勿与论者！”李苦禅将先圣思想的精髓融合于自己的人生与艺术，完美地体味、践行了厚德载物、自强不息的《周易》精神。他一生坎坷，朴实无华，曾以徐渭自比：

“时梦青藤是前身，酒诗书画敢望尘。如此作法换杯酒，街头早有饿煞人。”李苦禅坎坷的人生、一身的正气，再加上惊人的艺术创造力，确也与青藤堪有一比。他以深厚的国学底蕴，融会中西，创造出了博大高雅的艺术境界，对中国写意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李苦禅的艺术成果、艺术思想和美术教育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美术总结前贤、启发后人的宝贵财富。

对于中国画家而言，传统就是一个普遍的宿命，不存在学与不学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怎么学的问题。传统也是一个运动、变化的范畴，它不仅仅是中国画的历史，还是规律，是画家的思维方式。李苦禅的艺术在当时是充满现代性的，如今已经成为新的传统。他的现代性与其精神境界有很大的关系，作为一个有深切人文关怀与忧患意识的画家，他将自己的艺术生命和民族命运相联系；现代性不是刻意而求的，而是画家不得不发的人生胸臆。人品与画品之关系我们已经在前面有所论述，李苦禅的画即人，人即画，他的人与画和谐统一，体现了他的真诚，正因为真诚，他的人生、书画、古典哲学修养、京剧、武术、现代的感受等都融合得自然、生动，表现亦极其自由，画境已臻自然天成。